

王國言

卷四

不肖男 艺恭請



二

章培恒 / 骆玉明 主编

# 中國文學史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下

初讀令人不解思  
之則令人噴飯

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

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台安男芸  
跪書一

寶玉看了笑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  
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著  
你便把花兒送到我房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  
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  
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面直欲噴飯真好新鮮之字並認得許多  
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  
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如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



章培恒 / 骆玉明 主编

下 卷

中 國 文 學 史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**责任编辑** 贺圣遂 夏德元 杜荣根

**封面装帧** 孙 曙

**责任校对** 戴 军 陆宏光 韩向群

本书封底贴有复旦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志

无此标志 不得销售

## 中国文学史(全三册)

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

---

**出版** 复旦大学出版社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)

**发行**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**印刷** 复旦大学印刷厂

**开本** 850×1168 1/32

**印张** 52.5

**字数** 1 100 000

**版次**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数** 1—55 000

**书号** ISBN7-309-01489-8/I·109

**定价** 68.00 元

---

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目 录

### 第六编 元代文学

概 说 .....	3
<b>第一章 关汉卿与元代前期杂剧 .....</b>	<b>19</b>
第一节 元杂剧的兴起 .....	20
第二节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 .....	26
第三节 王实甫与《西厢记》 .....	38
第四节 白朴的杂剧 .....	44
第五节 马致远的杂剧 .....	48
第六节 《赵氏孤儿》、《李逵负荆》及其他杂剧作品 .....	52
<b>第二章 元后期杂剧 .....</b>	<b>59</b>
第一节 郑光祖的杂剧 .....	61
第二节 秦简夫的杂剧 .....	63
第三节 其他作家与作品 .....	66
<b>第三章 元代散曲 .....</b>	<b>69</b>

第一节 散曲的兴起和特点 .....	69
第二节 元代前期散曲 .....	73
第三节 元代后期散曲 .....	81
<b>第四章 元代诗文 .....</b>	<b>89</b>
第一节 元代前期诗文 .....	91
第二节 元代中期诗文 .....	100
第三节 元代后期诗文 .....	104
<b>第五章 元代南戏 .....</b>	<b>117</b>
第一节 南戏的形成和发展 .....	117
第二节 高明的《琵琶记》 .....	120
第三节 四大南戏——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 .....	125
<b>第六章 宋元的中短篇小说 .....</b>	<b>131</b>
第一节 宋、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考辨 .....	131
第二节 宋、元话本的特色 .....	138
第三节 宋、元的文言小说 .....	147
<b>第七章 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 .....</b>	<b>173</b>
第一节 《三国演义》 .....	174
第二节 《水浒传》 .....	183

## 第七编 明代文学

<b>概 说 .....</b>	<b>197</b>
<b>第一章 明代前期文学 .....</b>	<b>215</b>
第一节 高启与吴中诗风的转变 .....	215
第二节 宋濂 刘基 .....	221

---

第三节	台阁体	225
第四节	明代前期的戏剧	227
第五节	明代前期的文言短篇小说	229
<b>第二章</b>	<b>明代中期诗文</b>	233
第一节	前七子	235
第二节	吴中四才子	242
第三节	唐宋派及归有光	247
第四节	后七子	252
第五节	徐渭	257
<b>第三章</b>	<b>明中期戏剧与《西游记》等小说</b>	261
第一节	明中期杂剧	262
第二节	明中期传奇	266
第三节	《西游记》	270
第四节	明中期的历史小说	278
<b>第四章</b>	<b>明代后期诗文</b>	281
第一节	公安派的文学理论	281
第二节	从公安派到竟陵派的诗歌	287
第三节	明后期其他诗人	294
第四节	晚明小品散文	298
<b>第五章</b>	<b>《金瓶梅词话》与明后期长篇小说</b>	309
第一节	《金瓶梅词话》	310
第二节	《醒世姻缘传》	322
第三节	《封神演义》及其他神魔小说	324
<b>第六章</b>	<b>明代后期短篇小说</b>	327
第一节	明后期的文言短篇小说	328

第二节	冯梦龙与“三言”	332
第三节	凌濛初和“二拍”	337
第四节	其他白话短篇小说	341
<b>第七章</b>	<b>汤显祖与明后期戏剧</b>	343
第一节	汤显祖的戏剧	344
第二节	沈璟和吴江派	356
第三节	吴炳等其他剧作家	360
<b>第八章</b>	<b>明代散曲与民歌</b>	367
第一节	明代的散曲	368
第二节	明代的民歌	377

## 第八编 清代文学

概 说	385	
<b>第一章</b>	<b>清代前期的诗词文</b>	409
第一节	清代前期的诗歌	409
第二节	清代前期的词	425
第三节	清代前期的散文	432
<b>第二章</b>	<b>清代前期小说</b>	441
第一节	《聊斋志异》等短篇小说	441
第二节	《水浒后传》等长篇小说	449
<b>第三章</b>	<b>清代前期至中期的戏剧</b>	457
第一节	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	458
第二节	李渔的戏剧理论与创作	462
第三节	吴伟业 尤侗 程永仁	467

第四节	洪昇与《长生殿》	470
第五节	孔尚任与《桃花扇》	476
第六节	清中期戏剧	484
<b>第四章</b>	<b>清代中期的诗词文</b>	<b>491</b>
第一节	清代中期的诗歌	492
第二节	清代中期的词	505
第三节	清中期的骈文与散文	510
第四节	龚自珍	519
<b>第五章</b>	<b>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及其他</b>	<b>529</b>
第一节	吴敬梓与《儒林外史》	531
第二节	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	542
第三节	《镜花缘》和其他长篇小说	558
第四节	文言及白话短篇小说	561
<b>第六章</b>	<b>弹词、鼓词与民歌</b>	<b>565</b>
第一节	弹词与鼓词	565
第二节	民间歌曲	571
<b>第七章</b>	<b>清代后期的诗词文</b>	<b>575</b>
第一节	清代后期的诗	576
第二节	清后期的散文	592
第三节	清代后期的词	597
<b>第八章</b>	<b>清代后期小说</b>	<b>601</b>
第一节	侠义小说	605
第二节	《海上花列传》与一般倡优小说	610
第三节	谴责小说	615
<b>终 章</b>	<b>向新文学的推进</b>	<b>625</b>

第六编

元代文学



## 概 说

元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各蒙古部落、建立大蒙古国（1206），至蒙古王朝灭金、统一北方（1234），为第一阶段；由此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（1276），即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期，为第二阶段；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（今北京）、明王朝建立（1368），即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，为第三阶段。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，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，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。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，则因资料缺乏和条件所限，无法涉及。

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，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，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。1260年，世祖忽必烈即位，建元“中统”，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，后又据《易》“大哉乾元”之义改国号为“元”。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

化性质的某种转变。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“必行汉法乃可长久”(《元史·许衡传》)的建议,变易旧制,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形态,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。

但与此同时,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,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“四等人制”上,即把国民分成蒙古、色目、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。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,汉族人不得染指;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,地位仅次于蒙古人,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,在朝中有很大势力,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;第三等人为汉人,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、女真等族;最末等为南人,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。如虞集在朝中做官,备受倾轧,不得不忍气吞声,就与他“南人”身份有关。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。

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。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,中原人民为交纳赋税,常向西域商人借钱,结果连本带息,越滚越大,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。元代的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。当时,京都“百司庶府之繁,卫士编民之众,无不仰给于江南”(《元史·食货志》),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,江南三省(江浙、江西、湖广)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,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,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,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(同上)。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“贫极江南,富夸塞北”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(见叶子奇《草木子》),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。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,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

律制度。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，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，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，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。

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。近来，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，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、黑暗的一面，是不适当的。尽管元朝的政治、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，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，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，带来了某些文化的“异质”，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、新的活力，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，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，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，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，从而，在经济、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。

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，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，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。据陈垣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文，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成就者达三百余人。其中如贯云石、萨都刺、迺贤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。另一方面，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，他们的天文、医药等成就，被介绍到中国。

元代的疆域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），中国同欧洲、中亚、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，中外交往非常活跃。中国的印刷术、火药、造纸术、指南针，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。而遍布全国的驿站，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，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。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，即与便利的海道有

关。

元统治者重视商业，早在成吉思汗时期，就一边作战，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。所谓“元以功利诱天下”（方孝孺《赠卢信道序》），即与中国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、“崇义黜利”的治国方针不同。终元之世，商人异常活跃，张之翰《议盗》云：“观南方归附以来，负贩之商，游手之辈，朝无担石之储，暮获千金之利。”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，据徐一夔《织工对》一文所载，在元末杭州，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，佣工可自由来去。

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。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，《马可波罗行纪》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。此外，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、真定、大同、汴梁、济南、太原、平阳和南方的扬州、镇江、建康、平江、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。而东南沿海的上海、澉浦、庆元、温州、福州、泉州、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。在元代，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。如昆山的刘家港有“万国码头”之称，马玉麟《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》一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“蕃人泊舟”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。

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，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。方孝孺在《赠卢信道序》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“习于浮夸”、“以豪放为通尚”、“骄佚自纵”，且不论其批评的基点是否正确，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尚“功利”，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。因为崇尚功利，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，遂产生了像秦简夫《东堂老》那

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，而王义山的《金少翁传》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，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，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。另外，在元代，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。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、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。

在元代，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。

从表面上看，正统儒学仍在发展，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，规定以朱熹、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，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。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，重视实利的习惯，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；因此，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。而且，元代仕出多途，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，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，也是官职卑微，因此这种“官学”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，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。同时，官方虽然利用儒学，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，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，统治者崇信佛、道，更有甚于儒教。所以汪元量《自笑》诗云：“释氏掀天官府，道家随世功名。俗子执鞭亦贵，书生无用分明。”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。

另一方面，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，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“功利”的社会形态的影响，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。如谢枋得《程汉翁诗序》云：“以学术误天下者，皆科举程文之士，儒亦无辞以自解矣。”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，无益于国是。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“治生”为

“先务”(见《许鲁斋先生年谱》),即主张经营产业,与传统儒学“重本轻财”的思想已有不同。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袆综合宋儒各家学说,认为“江西有易简之学,永嘉有经济之学,永康有事功之学”,都可列为“圣贤之学”(《知学斋记》),同样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“异端”思想家。元初的邓牧自称“三教外人”,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,且著文严斥君权,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,很有进步意义。另一位“异端”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,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“功利”特征有更密切、直接的关系,被“礼法士”斥为“裂仁义,反名实,浊乱先圣之道”(王鼎《文妖》)。

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、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,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,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,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。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,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,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,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,他们的人生观念、审美情趣,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“士人”明显不同的变化。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,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,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,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。

元代的历史并不长,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,元代文学却

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。由于社会内部经济、文化诸条件的变动，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，戏曲、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，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。戏曲与小说，无论在题材、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，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——主要是市民——的制约，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，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，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。而传统的文学样式——诗、词、文，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，呈现某些新的特点。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。

在元代文学中，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，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。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“元曲”，与唐诗、宋词并举，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。像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，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——歌舞、表演及叙事形式等。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，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，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。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、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，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“异质”的渗入，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，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，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，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，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，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，不少“名公才人”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。如“玉京书会”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，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。王实甫、马